大易擇言

五

足以涉難故曰利涉大川與人和同易涉邪僻故

利君子貞也

伊川程子曰為卦乾上離下以二象言之天在上者也火之性炎上與天同也故為同人以二體言之五居正位為乾之主二為離之主二爻以中正相應上下相同同人之義也野謂曠野取遠與外之義夫同人者以天下大同之道則聖賢大公之心也常人之同者以其私意所合乃暱比之情耳故

紫陽朱子曰通天下之志乃為大同不然則是私情之合而已何以致亨而利涉哉

通論

平菴項氏曰同人以一柔為主徒柔不能以同乎人也必以天德行之故雖得位得中而必應乎乾乃可謂之同人至于利涉大川則又曰此乾行也明非柔之所能辦也凡卦之以柔為主者皆然履之六三不能以自亨也必曰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小畜之六四不能以自亨也必曰剛中而

析其所異同中之異也

辨正

愚案類族辨物即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之意自宜判為二項程傳謂各以其類族辨物之同異殊无分曉且于大象之以字別生一例尤為未確也朱子又嘗云類族以人言辨物以物言其論復失之泥

吳氏說可從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通論

王氏伯厚曰同人之初曰于門隨之初曰出門謹于

出門之初則不苟同不詭隨

愚案門者所以限物同人于門言能自立限制則无同流合汚之行于初九言之欲人之謹其始也象傳言出門謂宜出所當出之門也王氏說最為得之然未悉于門字之義

餘論

建安邱氏曰兩戶為門陰畫偶有門之象同人與隨之初九節之九二皆前遇偶故謂之門一扇為戶陽畫奇有戶之象節之初九亦前遇奇故謂之戶

戶一而門二也案明夷六四于出門庭亦前過偶邱氏言若有理

存疑伊川程子曰九居同人之初而无繫應是无偏私同人之公者也故為出門同人其同博而公如此則无過咎也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通論紫陽朱子曰易中所謂又誰咎也自有三箇而其義則有兩樣如不節之嗟與自我致寇言之則咎謂皆由己不可咎諸人如出門同人言之則謂人誰

惡而內負不直故又畏懼時升高陵以顧望如此

至于三歲之久終不敢興此爻深見小人之情狀

然不曰凶者既不敢發故未至凶也

紫陽朱子曰剛而不中上无正應欲同于二而非其

正懼九五之見攻故有此象

又曰三四皆為剛處而高三欲同于二而懼九五之

見攻故升高伏戎欲敵之而五陽方剛則不可奪

故三歲不興而象言不能行也四欲同于二而為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辨正

折中曰案卦名同人而三四兩爻所以有乖爭之象者

蓋人情同極必異異極乃復于同正如治極則亂亂

極乃復于治此人事分合之端易道循環之理也卦

之內體自同而異故于門于宗同也至三而有伏戎

之象則不勝其異矣外體自異而同故乘墉而弗克

攻大師而克相遇漸反其異也至上而有于郊之象

則復歸于同矣三四兩爻正當同而異異而同之際

故聖人因其爻位爻德以取象以為爭六二之應而

與九五相敵相攻似非卦意也

愚案九四亦剛而不中故不明于大同之理然已交

乾體而近于天德故又有弗克攻之象象傳所謂

反則則即天德乾之謂也三四雖有爭奪之象亦

但宜以虛象觀之必曰與某爻爭與某爻奪亦安

見其必然乎

餘論 吳園張氏曰不曰悔亡而曰吉聖人貴遷善如此

存疑 伊川程子曰四剛而不中正其志欲同二亦與五為仇者也墉垣所以限隔也四切近于五如隔墉耳乘其墉欲攻之知義不直而不克也苟能自知義之不直而不攻則為吉也若肆其邪欲不能反思義理妄行攻奪則其凶大矣三以剛居剛故終其强而不能反四以剛居柔故有困而能反之義能反則吉矣畏義而能改其吉宜矣

紫陽朱子曰乘其墉矣則非其力之不足也特以義之弗克而不攻耳能以義斷困而反于法則故吉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辨正 愚案九五本乎天德以通天下之志先號咷而後笑者先之以至誠惻怛而後乃相視以莫逆也如此則无形骸之隔物我之間迹泯而天見私去而公存天下莫能禦之人之同也似用大師以相克而

相遇者也此正得大同之道者彖辭之于野蓋在于此而大師相遇亦即利涉大川之意矣舊解謂五下欲同二而為三四所隔以附會所謂號咷大師之說其言未為雅馴

存疑

伊川程子曰九五同于二而為三四二陽所隔五自以義直理勝故不勝憤抑至于號咷然邪不勝正雖為所隔終必得合故後笑也大師克相遇五與二正應而二陽非理隔奪必用大師克勝之乃得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正義龜山楊氏曰同人于野亨上九同人于郊止于无悔而已何也蓋以一卦言之則于野无暱比之私焉故亨上九居卦之外而无應不同乎人人亦无同之者則靜而不通乎物也故无悔而已

紫陽朱子曰居外無應物莫與同然亦可以无悔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大有之直言元亨也彖辭直言元亨更无他辭者惟
此與鼎卦而已皆以尚賢養賢之故也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
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正義 伊川程子曰言卦之所以為大有也五以陰居君位
柔得尊位也處中得大中之道也為諸陽所宗上
下應之也夫居尊執柔固衆之所歸也而又有虛
中文明大中之德故上下同志應之所以為大有

傳雖若指定二五兩爻者仍宜據離卦之全體而言即尊位大中亦未可僅以爲執柔守中也學者當善觀先儒之説

餘論

涑水司馬氏曰夫柔而不明則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明而不健則知善而不舉知惡而不去二者皆亂亡之端也明以燭之健以決之居不失中行不失時是以元亨也

雲峰胡氏曰文明以健自明而誠之事剛健而文明

自誠而明之事又若有聖賢之等焉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正義山陽王氏曰大有包容之象也故遏惡揚善成物之性順天休命順物之命

涑水司馬氏曰火在天上明之至也至明則善惡无所逃善則舉之惡則抑之慶賞刑威得其當然後能保有四方所以順天休命也

伊川程子曰火高在天上照見萬物之衆多故為大

有君子觀大有之象以遏絕衆惡揚明善類以奉
順天休美之命萬物衆多則有善惡之殊君子亨
大有之盛當代天工治養庶類治衆之道在遏惡
揚善而已惡懲善勸所以順天命而安羣生也
誠齋楊氏曰天討有罪吾遏之以天天命有德吾揚
之以天吾何與焉此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也故曰
順天休命同人離在下而權不敢專故止于類而
辨大有離在上而權由己出故極于遏而揚

紫陽朱子曰火在天上所照者廣為大有之象所有
既大无以治之則釁孽萌于其間矣天命有善而
无惡故遏惡揚善所以順天反之于身亦若是而
已矣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正義 承菴姚氏曰交即出門交之交害謂害于大有者也
大有之時當慎所交而勿貽其害初以陽居下无
交其害于有者咎于何生然又必操以其難其慎

之心无敢戲渝而後可終免于咎也故曰匪咎又曰艱則无咎

厚菴李氏曰卦之六爻皆大有者也在卦之下處事之外无所承任則惟勿喪其所有者而已如仁義之心廉恥之行我所固有也交于物而害之則所有者喪矣剛德居初為能不失其本素之象故其辭為能无交于害固非咎也然又必艱以處之然後終保其所有而无咎

彭盛多之貌詩載驅云汶水湯湯行人彭彭行人盛多之狀雅大明云駟騵彭彭言武王戎馬之盛也

紫陽朱子曰彭字音義未詳程傳曰盛貌理或當然六五柔中之君九四以剛近之有僭偪之嫌然以其處柔也故有不極其盛之象而得无咎戒占者宜如是也

龍氏觀復曰匪其彭猶言未嘗彭也

通論　平菴項氏曰象傳曰大有上吉明事關全卦非止上爻也此猶師之上六論師之事至此而終其言大君蓋指六五非謂上六為大君也

大易擇言卷八

所在皆通故曰亨也

伊川程子曰謙有亨之道也有其德而不居謂之謙人以謙巽自處何往而不亨乎君子有終君子志存乎謙巽達理故樂天而不競内充故退讓而不矜安履乎謙終身不易自卑而人益尊之自晦而德益光顯此所謂君子有終也在小人則有欲必競有德必伐雖使勉慕于謙亦不能安行而固守不能有終也

又曰他卦皆有悔凶吝唯謙卦未嘗有他卦有待而亨唯謙則便亨

紫陽朱子曰謙者有而不居之義止乎內而順乎外謙之意也山至高而地至卑乃屈而止于其下謙之象也占者如是則亨通而有終矣有終謂先屈而後伸也

通論

安定胡氏曰艮下剛而止也坤上柔而順也內剛止而外不柔順則失于亢外柔順而內不剛止則近

卑遜而志行剛正故雖卑退而不可踰

伊川程子曰以天行而言盈者則虧謙者則益日月陰陽是也以地勢而言盈滿者傾變而反陷卑下者流注而益增也鬼神謂造化之迹盈滿者禍害之謙損者福祐之凡過而損不足而益者皆是也人情疾惡于盈滿而好與于謙巽也謙者人之至德故聖人詳言所以戒盈而勸謙也謙爲卑巽也而其道尊大而光顯自處雖卑屈而其德實高不

有餘以補不足量物所受以平其施而勿使有參差不齊之憾用此道也此謙之見于平天下者非謙之見于治一身者彖爻本无此意馮氏之說得之○非地不以藏山非山不藏于地此稱物也山不使高于地地不使下于山此平施也先言稱物而後言平施差等凜然以漫无分别擬之則失矣

通論

伊川程子曰不云山在地中而曰地中有山言卑下之中蘊其崇高也君子觀謙之象山而在地下是

无强經以就我也

餘論 明道程子曰謙者治盈之道故曰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正義 頴川荀氏曰初最在下故曰謙謙也

紫陽朱子曰以柔處下謙之至也君子之行也以此涉難何往不濟故占者如是則利以涉川也

雙湖胡氏曰涉川貴于遲重不貴于急速用謙謙之

道以涉川只是謙退居後而不爭先自然萬无一失故吉

愚案初體艮而在下有止于最下之象故曰謙謙止于最下其有讓而无爭可知矣患由爭起其謙如此何所不濟故曰用涉大川吉言用涉而不言利涉者雖无其事而其道則已裕也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正義 衡水孔氏曰牧養也解謙謙君子之義恒以謙卑自

然後發之于外故此謙讓皆由中心得之以至于聲聞流傳于人而獲至正之吉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正義山陽王氏曰處下體之極履得其位衆陰所宗尊莫先焉上承下接勞謙匪懈是以吉也

伊川程子曰三以陽剛之德而居下體為衆陰所宗履得其位為下之上是上為君所任下為衆所從有功勞而持謙德者也故曰勞謙既能勞謙又須

故又曰撝謙詳玩爻辭未見下讓九三而不敢自安之意然自輔嗣以下並如是解未知何故

存疑

山陽王氏曰處三之上而用謙焉則是自上下下之義也承五而用謙順則是上行之道也盡乎奉上下下之道故无不利指撝皆謙不違則也

伊川程子曰四居上體切近君位六五之君又以謙柔自處九三又有大功德為上所任衆所宗而已居其上當恭畏以奉謙德之君卑巽以讓勞謙之

故曰志未得也志之未得則宜自治故以征邑國言之王氏有見于志未得之說而言之不詳

餘論谷氏拙侯曰上之鳴謙外雖有聲譽而其心則歉然不自滿足志猶未得也志未得正是謙處

何氏玄子曰志未得者上居謙之極方自視歉然而猶以其謙爲未足如益贊于禹滿損謙益之意

䷏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正義　衡水孔氏曰謂之豫者取逸豫之義以和順而動動不違衆衆皆悅豫故謂之豫也動而衆悅故利建侯以順而動故可以行師也

伊川程子曰豫者安和悅樂之義為卦震上坤下順動之象動而和順是以豫也九四為動之主上下羣陰所共應也坤又承之以順是以動而上下順應故為和豫之義以二象言之雷出于地上陽始潛閉于地中及其動而出地奮發其聲通暢和豫

故有備豫之意和而不飭則驕怠生焉故又有豫怠之義此說尤雜

愚案豫之義惟取悅豫白雲郭氏曰考之于卦不見有備豫之義而闕子明言之者蓋因繫辭言重門擊柝以待暴客然繫辭所言正謂內順以制外之動爾以為備豫蓋亦說者之誤也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

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正義伊川程子曰剛應謂四為羣陰所應剛得衆應也志行謂陽志上行動而上下順從其志得行也順以動豫震動而坤順為動而順理又為動而衆順所以豫也天地之道萬物之理唯在順而已大人所以先天後天而不違者亦順乎理而已復詳言順動之道天地之運以其順動所以日月之度不過差四時之行不忒忒聖人以順動故經正而民興

紫陽朱子曰雷出地奮和之至也先王作樂既象其

聲又取其義殷盛也胡雲峰曰象其聲者樂之聲法雷之聲又取其義者豫以和爲義雷所以發揚化功而鼓天地之和樂所以發揚功德而召神人之和也

存異

兼山郭氏曰雷出地蓋帝出乎震之時于夏則仲春二月于周則孟夏四月也周官大司樂以圜鐘爲宮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于地上之圜丘奏之圜鐘夾鐘也于夏時二月律也則雷出地奮豫而作樂崇德其在于斯時乎帝者

生物之宗祖考者人之始也故推以配焉

節初齊氏曰雷之出于地上春分時也文王八卦以震準之震正春也夾鐘二月律也郭兼山謂周官大司樂以圜鐘為宮而奏于圜丘圜鐘夾鐘也周之郊以后稷配天故言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然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則雷在地中時也而易與大司樂云爾者豈其始用冬至而周公時已用仲春歟其曰先王豈周以前皆仲春歟

同外皆為自樂所以有吉凶之異

辨正 愚案初處坤體重陰之下質本昏闇又在豫之初其時未能有樂鳴者求之急而欲動情勝不能自已故象傳謂之志窮也就卦體爻位求之其義自見而何取應乎四也且初以四為強援初之昏闇固无足責而在四以大有為之君子使人陰用為權奸而不知能无損于盛德乎若謂此非聲勢之倚附而乃道義之契合則初之所為甚正而轉以致

凶其故何也然自王孔以來並以彼為正義今姑
從之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正義 慈湖楊氏曰位之在下未為窮也豫而鳴其志窮矣
汴水趙氏曰位方在初時勢未窮而競躁如此是志
已先窮自取其凶者也
雲峯胡氏曰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初六位卑材弱當
豫之初而志已滿極凶可知也 以上三說俱勝傳義

故貞正而吉也

紫陽朱子曰豫雖主樂然易以溺人溺則反而憂矣卦獨此爻中而得正是上下皆溺于豫而獨能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也其德安静而堅確故其思慮明審不俟終日而見凡事之幾微也大學曰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意正如此占者如是則正而吉矣

童溪王氏曰凡人之情于逸豫之事心焉悅之必至

于耽戀而不舍何者有所溺故也惟知幾之君子其視樂豫之事如將浼已斷而識之速而去之又豈俟終日也哉此其所以當豫之時而獲吉也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正義伊川程子曰中正故其守堅而能辨之早去之速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正義龜山楊氏曰盱上視也盱豫求豫于上也處非中正故盱則失義遲則失時皆不免于悔也與六二介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正義 山陽王氏曰處豫之時居動之始獨體陽爻衆陰所從莫不由之以得其豫故曰由豫大有得也

侯氏行果曰為豫之主衆陰所宗莫不由之以得其逸體剛心直志不懷疑故得羣物依歸朋從大合若以簪篸之固括也

伊川程子曰豫之所以為豫者由九四也為動之主動而衆陰悅順為豫之義以陽剛而任上之事豫

之所順附此所謂大有得也然人既樂從則當開誠心布公道待以曠大之度不為物我之私然後有以致人心之皆服故曰勿疑朋盍簪

辨正

愚案一陽五陰之卦其主之者必一陽也既曰主矣猶必泥于陽爻而在五位如此卦者方得謂之君道豈不過乎故當定師之九二當以君道論且不獨此也即謙之九三豫之九四亦不必泥為人臣之事何則經自據卦之體爻之德而言其道之當

然臣固有之君亦未嘗不可也○大有得即彖辭所云建侯行師也西溪李氏乃謂建侯行師六爻无此意豈不誤乎○勿疑朋盍簪言得道者多助此乃理之必然也勿疑似非戒辭故象傳不更加

訓釋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正義伊川程子曰由己而致天下于樂豫故為大有得其志得大行也

草廬吳氏曰即彖傳所謂剛應而志行者

六五貞疾恒不死

通論 童溪王氏曰當逸豫之時恣驕侈之欲宜其死于安樂有餘也然乘九四之剛恃以拂弼于已故得恒不死也孟子曰入則无法家拂士出則无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也則六五之得九四得法家拂士也故雖當豫之時不得以縱其所樂唯不得以縱其所樂則恒不死宜

死者中未亡也人莫不生于憂患而死于逸樂以六五之中僅得不死然則初之鳴三之盱上之冥其不中者皆非生道矣

存異 伊川程子曰貞而疾由乘剛為剛所逼也恒不死中之尊位未亡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正義 紫陽朱子曰以陰柔居豫極為昏冥于豫之象以其動體故又為其事雖成而能有渝之象戒占者如

是則能補過而无咎所以廣遷善之門也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正義 安定胡氏曰何可長者言其悅豫過甚至于情蕩性冥而不知所止是何可長如此乎言能渝變則可以无咎也

大易擇言卷九